

秋

室

集

秋室集卷三

文

歸安楊鳳苞傳九著

南疆逸史跋八

嗚呼迂闊庸鄙之儒可與謀國是也與哉其才似宏而蒞其識似卓而陋其量似涵而隘其學似正而曲其守似謹而放率堅僻之性肆殘忍之心挾驕矜之氣騁拘執之論遇事而發不曰證史鑑則曰援經義不曰式古訓則曰法祖制是故明君爲之眩瞶其是非智士莫能洞濁其譎詭若斯人者幸而當昇平之

世置散投閒奉禮循職焉可也卽有建白尙無大害
爾不幸而直世運屯否國勢傾危復使之策高足據
要津不審經權不規時勢無因之強聒自詡敢言有
意之譸張輒矜盡瘁則其禍中于人國有不可收拾
者若桂藩諸臣之阻孫可望之封王是已當永厯三
年可望之內附請封以楊文烈說之而來也舉朝言
本朝無異姓封王者三百年定制不宜壞自今日創
之者金堡也主之者嚴起恒也助之者文安之也善
乎文烈之言曰國危矣不以虛名招徠之而自樹敵

乎且彼固巨盜也嚮者毒痛海內宗社爲墟今一旦
向義豈朝廷威德所能制乎蓋列聖神靈陰啟之也
若因其來明示以異等之恩彼必踊躍聽命庶幾收
用于萬一奈何聽一二腐儒之言坐失大計夫法有
因革勢有變易今土宇非昔百務墮壞區區議封猶
必執法耶及宗室朱議衆劾堡把持誤國文烈又曰
噫朱君誤矣給事爭之朝廷予之使滇歸恩主上而
憚中國之有人懷德畏威不兩得乎文烈斯言真通
達國體者也惜乎諸人褒如充耳皆莫之省僅議封

景國公賜名朝宗而堵允錫胡執恭皆矯詔封爲平
遼王封爲秦王可望意在必得秦封明年封可望冀
王復不受而使賀九儀等統兵入衛賊殺起恒及楊
鼎和劉堯珍吳霖張再述諸人皆不予秦封者于是
始眞封可望爲秦王又明年王蹕安隆矣歲造開銷
銀米冊報可望大書皇帝一員月支若干皇后一口
月支若干虎落蛇鄉苟延殘喘得非議封之堅執有
以致欺不然如文烈言彼雖盜未必不受命感恩克
終臣節何至萌莽卓之志效催汜之謀哉且諸人獨

不聞唐德宗幸梁州陸忠宣之請撫李楚琳乎楚琳
已殺張鑑叛附朱泚及奉天圍解遣使人貢德宗不
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羣臣又言若不隄防
恐生窺伺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留之不遣宣公上
狀略曰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
宣速召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遠維谷復爲盜所
扼僅通王命惟在褒斜此路若又阻難南北遂將負
絕倘或楚琳發憾公事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滑則
我咽喉鯁而心膂分矣且楚琳本懷惟惡是務今能

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又曰
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溫良
之徒驅駕馴擾惟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始爲
寇仇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
遂封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
釋斬祛之怨以免于難此桓文所以宏伯功也然則
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讐不得
不用慎勿納豎儒小忠以虧撓興復大計德宗覽狀
釋然悟善待使者優詔存慰之卒底中興故史言德

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亦資文德腹
心之助可望之事與楚琳約畧相類諸人何無見及
此與故德宗之臣有一忠宣其人者則足以匡復社
稷桂藩之臣無一忠宣其人者則不足以偏據滇黔
夫非桂藩之才智不若德宗也逸史論曰小人之敗
國人知之庸臣之敗國則雖賢智不能救以其託詞
似正而貽患於後也噫盡之矣雖然起恒安之諸人
不足責吾復不能不致歎于瞿文忠留守也

南疆逸史跋九

宋家極重史職故一代之事首尾精贍足以傳信而眉山李文簡公續資治通鑑長編猶以日厯有舛漏仿溫公攷異之例參取家牒墓版野乘方書辨析周詳定其眞妄并研李氏篡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紀高廟一朝之事與長編相續附以考辨體例畧同復別撰舊聞證誤若干卷駁正北宋私史之譌間及南宋則補要錄所遺此皆作史之良法也明代蕉園之草率多曲筆而稗官者流又屬郢書燕說都無足徵是以無名氏力田生有太祖實錄辨證國史考異之作

下逮三藩僭號半壁荒朝史職盡廢載紀雖繁傳聞
滋謬又有率臆憑胸者以好惡爲增損事跡眞贋相
參是非混淆莫辨益不可究詰矣其甚者如僞先帝
僞太子僞定王僞永王僞福王之父恭王僞故妃童
氏僞太后僞齊王僞潞王之弟郡公僞皇姑盡眞僞
也而猶多異論及謂福王亦僞乃出東林復社愛憎
之口全氏祖望題辰園疑跡云福王亦僞則見于所知錄而予見林太常匱庵集中較之所知錄尤詳則益奇矣堂堂留都以史大司馬之定策且名賢林立其間而使卜者王郎輩踐天子位焉豈非怪事
按全氏頗信福王爲僞予考諸野記王實不僞請一言以折之曰馬士英挾奔之太后固僞也南都奉迎

之太后亦僞耶豈有母子而不覺察其僞者蓋阮大
鍼欲盡殺東林復社諸君子嚮後諸君子追憾其事
并恨王之任大鍼也造言汗巖之不已復
奮斷曰是非明之宗室也甚疾之之詞爾更加以荒
淫不道詆斥紛紛藉李映碧南渡錄暨某氏讀梅村
艷詩書後一年雞人諸詩雪其冤若史忠正公之殉
節揚州也或誣云公跨白驢去如姚平仲故事或誣
云縋城走自沈于江或云城破拘之三日不降乃殺
逸史從亦非事實得楊遇蕃安珠護史德威之所述
此說

而後知公之授命卽于城破之日矣

王源自書史閣
卽遺文序後云

源遇王筠長先生于京師爲源述楊遇蕃事遇蕃者
鳳陽人父舒城教諭署縣事流寇破舒城罵賊死遇

蕃嬰賊刃民救之死而復甦史公撫安慶上其父死節事予典甚優遇蕃遂依幕下揚州破公自刎未殊亂兵擁自西城上見大師問之曰我史閣部也時遇蕃被擒帥命擒獲者辨之遇蕃曰是也大帥勸之降公大罵遇蕃亦勸其忍死救百姓公叱曰若父一署縣事教諭能死節我今日一死外遑恤其他罵愈厲大帥拔刀起砍之公挺身首迎其刀帥退而止嘖曰好男子左右殺之支解遇蕃潛遁覩其骸不可得又曰四明萬斯同曰吳兆騫吳人康熙某年流甯古塔後釋歸其守將安珠護謂之曰乙酉破揚州吾在軍親見史閣部死初城破求史公不得久之乃自出眾挾之見豫王王疑其僞史公曰我出明白死豈僞耶王令人識之果然勸之降不應乃殺之吾生平第聞忠臣不知何狀及見史公乃知世真有忠臣但漢人不知或誣以爲遜去今聞朝廷修明史而徐立齋先生領史事子歸幸以吾言告之按池北偶談與此小異黎士宏書殉揚州事云四月二十五日豫王親督勁卒疾攻城西北角城且陷公知事已去乃與史德

威訣別舉刀自刎參將許謹泣抱之血濺衣襟而未殊公仍命德威加刃德威不忍同謹率數十人擁公下城公罵之至小東門謹中箭死公問前驅爲誰德威言是豫王公大呼曰史可法在此眾驚愕執付新城門樓上王以禮待之稱先生曰忠義既成今爲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公怒曰吾爲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偷生作萬世罪人吾頭可斷身不可屈願速死從先帝于地下德威持遺書走城中旌忠寺寄藏復回見公與王語詞色益厲王曰旣爲忠臣當殺之以全其名公厲聲曰城亡與亡卽碎尸萬段甘之如飴但揚州百萬生靈不可殺戮遂慨然授命德威被執至營發往許定國處訊公嗣眞贖得實王命釋之以全忠臣後嗣五月初七日德威回揚入城尋公屍時炎熱方熾骸骸塞路腐變不可識爰奉公袍笏招魂葬于揚州城北梅花嶺其餘難以枚舉特舉犖犖大石並立碑封坎而去

者以起例他日博考羣籍以求一是法司馬二李氏

踵錢潘之後撰成考異一書以作逸史之議例當亦
溫氏之諍臣也

某氏讀梅村艷詩書後箋

南渡錄逸史已采附聖安紀畧中舊箋某氏詩附
錄于此讀梅村宮詹艷詩有感書後四首序云余
觀楊孟載論李義山無題詩以爲音調清婉雖極
其穠麗皆託臣不忘君之意因以深悟風人之旨
若韓致光遭唐宋末造流離閩越縱浪香歛蓋亦
起興比物申寫託寄非猶夫小夫浪子沈湎流連

之云也頃讀梅村宮詹艷體詩見其聲律妍秀風
懷悱惻于歌禾賦麥之時爲題柳看桃之作旁皇
吟賞竊有義山致光之遺恨焉雨窗無侶援筆屬
和秋葢寒蟬吟噪啁晰詎堪與間關上下之音希
風說嚮乎河上之歌聽者將同病相憐抑或以爲
同牀各夢而輾然一笑也時歲在庚寅元冥之小
月二十有五曰箋曰梅村集中艷詩皆庚寅以後
之作悉有本事可考亦無故國之感某氏所讀之
詩已佚矣其云同牀各夢某氏感陪京梅村思北

都與第一章云上林珠樹集啼鳥阿閣斜陽下碧
梧博局不成輸白帝聘錢無藉貫黃姑投壺玉女
知天笑竊藥姮娥爲月孤悽斷禁垣芳草地滴殘
清淚到薜蘿箋曰此章指福王采選淑女事按史
甲申八月庚寅命選淑女十月丙寅命杭州選淑
女乙酉二月甲寅朔命嘉興紹興選淑女四月丁
卯選淑女于元暉殿先于二月乙丑命蘇州織造
造大婚冠服未至婚期而南都下王北去矣此詩
所以作也上林珠樹鸞鳳所棲今乃集啼鳥矣喻

小人之當國猶魯頌所云翩彼飛鵠集于泮林也
蓋謂馬阮輩阿閣碧梧宜如卷阿所云梧桐生矣
于彼朝陽者方是隆盛氣象今乃斜陽下之喻國
之將亡當時陪京岌岌之勢一言寫盡博局不成
謂通問使被羈和議已廢而安能退 本朝之南
下王于此當嘗膽臥薪徐圖恢復而惟以中宮未
正急于朱選不亦僨乎然王雖偏安南服猶奉正
朔故曰無藉貫聘錢也玉女謂中山上公之女備
中宮之選者故云投壺知天笑也姁娥謂王故妃

童氏南來王以爲假下錦衣衛獄故云竊藥爲月
孤也曾未幾時而王遜太平矣禁垣之地鞠爲茂
草彼故人新人薜蘿之詠可不作也祇令故國遺
臣對之而隕涕耳箋又曰來元成南行載筆云據
邠報欽天監奏奉旨淑女六人在于十月初十日
午時送進選擇還宜博訪細選以光大典司禮監
奏奉旨淑女一時乏人在于杭州等處選擇前旨
所云六女者嬪御之類後二旨則淑女也而江浙
之地騷然矣南京選定七十人內擇一阮淑女浙

江所選五人內擇一王淑女又輦下一周淑女其
父夤緣自獻亦擇取之三宮已定六禮未成于西
華門外設厰供奉懸綵于門每日女奴演習綵輿
于路禮官方擇日大婚而輦鼓動地驚破霓裳羽
衣矣初十日傳旨三淑女放歸母家梅村聽女道
士卜玉京彈琴歌云玉京與我南中遇家近大功
坊底路小院青樓大道邊對門恰是中山住中山
有女嬌無雙清眸皓齒垂明璫曾因內宴值歌舞
坐中瞥見塗鴉黃問年十六尙未嫁知音識曲彈

清商歸來女伴洗紅妝在將絕伎矜平康如此才
足當侯王萬事倉皇在南渡大家幾日能挂梧詔
書忽下選蛾眉細馬輕車不知數中山好女光裘
回一時粉黛無人顧艷色知爲天下傳高門愁被
旁人妬盡道當前黃屋尊誰知早被紅顏誤南內
方看起桂宮北兵早報臨瓜步聞道君王走玉驄
犢車不用聘昭容幸遲身入陳宮裏恰早名填代
籍中依稀記得祁與阮同時亦中三宮選可憐俱
未識君王軍府鈔名被驅遣漫詠臨春瓊樹篇玉

顏零落委花鈿當時錯怨韓擒虎張孔承恩已十
年但教一日見天子玉兒甘爲東昏死羊車望幸
阿誰知青塚淒涼竟如此又過錦陀林玉京道人
墓詩序云玉京忽至取所携琴爲生一鼓再行泣
然曰吾在秦淮見中山故第有女絕世名在南內
選擇中未入宮而亂作軍府以一鞭驅之去吾儕
淪落分也又復誰怨乎坐客皆爲流涕按此與南
行載筆所記大異惟所云阮淑女同爾鄙意玉女
正指中山上公之女他常女子不敢當此故箋據

梅村詩也第二章云靈璵森沈宮扇迴屬車轆轤
殷輕雷江長海闊欺魚素地老天荒信鳩媒袖上
唾看成紺碧懷中泣忍化瓊瑰可憐銀燭風前淚
留取胡僧認劫灰箋曰此章指福王如北京也靈
璵森沈言君旣出亡皇居帝闕闐其無人平時扇
影開闔得瞻龍顏者今安在哉惟聞殷雷之嚮起
疑象君王之車音爾原所以致此禍者由于和議
不成如通問副使陳洪範輸欵 本朝所謂欺魚
素也江長海闊則釁隙自生亦由于宵小煬蔽如

馬阮表裏作姦而王偏任之所謂信鴆媒也地老
天荒則悔恨何極又田雄之挾王降也劉良佐劉
澤清爭以爲功無異趙家姊妹之爭寵故以唾袖
爲比乙酉九月王北去明年五月與潞王等皆被
害故以聲伯瓊瑰之占爲比言欲歸不得也故宮
燭淚已付劫灰誰復問胡僧辨之乎第三章云摘
鼓吹簫罷後庭書帷別殿冷流螢宮衣蛺蝶晨風
舉畫帳梅花夜月停銜璧金釭憐旖旎翻階紅藥
笑娉婷水天閒話天家事傳與人聽總淚零自註

蜨衣梅帳皆寓天寶近事箋曰此章言福王不邇
聲色與長干塔光集中一年天子小朝廷一首意
同首言王無音樂次言無妃嬪之娛三言宮中衣
履之陋四言王服御之儉五六以漢唐之奢侈作
襯末聯天家事三字使微者顯之并上二章亦收
拾在內矣蝶衣喻衣之敝者如蝶之翻飛猶所謂
衣如縣鶉者衣如雞栖者又所謂鳳尾衫者註引
明皇蜨幸大非梅帳卽梅花紙帳也第四章云銀
漢依然戒玉清竹宮香燼露盤傾石碑銜口誰能

語棋局中心自不平
禊日更衣成故事
秋風紈扇又前生
寒窗擁髻悲啼夜
暮雨殘燈識此情
箋曰某氏別抱琵琶
不能自諱故以梁玉
清之奔太白自比銀
漢依然戒者言爲
本朝所羈繫如玉清
謫北斗下當春也
竹宮燼露盤傾言
國亡久矣于是口
不能言則如銜石
碑也心不能平則
如彈棋局也禊日
句言宏光時王之
寵已如衛子夫之
得幸于武帝秋風
句言崇禎時帝之
弃已如班婕妤之
見疎于成帝結句
言已負有明一代
史事而甲

乙之際宗社再墟朝端近局皆身親而目睹之者
故述之于詩是詩卽史如樊通德親侍趙飛燕而
述之于伶元作爲外傳然寒窗靜夜擁髻悲啼有
誰知者哉庶幾暮雨殘燈或識此情耳此二語不
特收束本首實四章結穴也

南疆逸跋十

王師之既定江南也三吳之舉義旗者蠡屯蟻聚自
京口以至餘杭在在殺長吏以應而雲間夏吏部瑗
公出一奇計令一軍據蘇州以斷首尾一軍破杭城

聯絡越中六家軍一軍殲沿海之列戍者一軍直擣金陵飛機九江以窺豫章復伺餘兵勢窮渡江而北半濟而擊之尅期同發計定而事不集蓋天命有歸謀雖善其曷以濟往余借書於董上舍傳綳梅閣得施世傑西戍雜記中載義士之籌畫如瑗公者尙有五六人上舍歿後遺書盡遷於西湖別墅今不可復問余求雜記十餘年不得再睹竊恐世無傳本矣世傑著述有丹桂樓雜製二十六種雜記其一也惟孫烈士傳猶有繕寫者其深識時勢明於兵機議論卓

犖足補死事諸臣傳之闕今錄於右其略曰 國朝
順治元年定鼎燕都洪河以北秦晉諸郡咸入版圖
乃命豫王轉西征之銳卒回旗東指定山東略河南
二年遂破廣陵自儀真渡江下陪京破太平豫王留
守金陵遣貝勒王統率陸兵由蘇州定浙西時 大
兵南渡勢如風雨蘇州既下我邑葉令媚棄官走縣
丞朱廷佐迎降眾庶紛然歸命恐後而舉人孫兆奎
者素懷殉國之心奮不顧難與職方吳場倡義興復
散家財募水卒旬日間得三千餘人遂推場爲主盟

而奎佐之於六月朔起兵湖中傳檄遠近廣樹聲援
於是雲間沈猶龍崑山顧錫疇秀水陳謨平湖倪長
圩等皆同時起兵魯王監國浙東奎等遙受其節制
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東西颿動所在遙起吟嘯
四顧舳艫雨集皆奎等爲倡也先是議者以爲天下
之勢始於北而終於南一氣之運建于子而屈於午
本朝起於遼左脅西虜逐土蠻并高麗五邊爲一
明自神宗以來竭中華全力謀臣武士之略僅能支
拄今已據幽都形勝之地跨燕趙雲騎之鄉盪羣寇

混南北其國內固其勢外成其精兵突騎所當必破
江南所恃惟在水戰而大眾深入擅湖山之利諸險
要悉爲所守舟楫無所用其長奇智無所運其權時
勢如此而欲圖功難矣奎曰我豈不知國家大勢不
在江南戎馬至此而欲禦之無異浮步於牛蹄行兵
於井底但恨神州陸沈兩都茂草在北諸臣死節寥
寥在南諸臣義聲寂寂以養士三百年之天下一朝
至此誠可憤也我故欲身殉之一以鼓義士之氣一
以羞懦夫之顏上不負列宗累世之厚澤下不負男

子平生之壯志其成與否聽之而已遂整軍而行閏
六月攻下邑城廷佐被殺進薄郡城內外大擾會明
將吳志葵亦聲言來攻其前鋒魯瑟若集舟數千突
門先進縱火焚公署城中居民號呼相應火光接天
易軍在後侍郎李延齡中丞土國寶止有騎兵千餘
悉退於城東南隅登盤門浮屠以觀外來兵勢相與
謀曰近因獲髮之令故外兵得以乘其釁然敵雖眾
非有謀士虓將馬騎健卒不過烏合乘時擄掠擊前
則後不支擊右則左不應今人眾而囂是無紀律穿

城而進有輕我心當權斂戍卒避其銳氣俟過日中其氣必怠忽選精騎蹂而躡之破其前鋒餘皆潰散不足慮也乃秣馬蓐食厲兵以待良久見外兵各棄兵仗持運財物乃選兵百餘出盤門環城而轉多張旗幟爲疑兵揚言江甯救兵將至外兵紛紛漸退城外先以輕兵挑之眾遂亂因縱虎騎夾擊矢發如雨大破之乘勝逐北殺千餘人前所遣騎又突至閶門截殺眾爭赴船沸聲如雷悉皆奔散城中民震懼復閉門城守易軍亦退離城數十里於邑之大漾立營

往來爲游兵嘗敗大兵於五龍橋時有浙東人李
九成假名建義戰艦千艘宵晝劫掠民罹其害兆奎
與易密謀殲之僞與結好以弛其備約以某日兩軍
合營眾以軍形羸弱大敵方強不宜自翦羽翼奎曰
不然今日之勢正如寸刃拂鱣空拳搏虎所恃以號
令人眾者惟此區區之信義耳縱彼焚劫且假我爲
名則所在之民誰非寇仇是敵未至先自敗也於是
密約鄉之豪傑爲內應八月初七日遣驍將許某統
十三艘撲討先是有黑氣如長堤當九成營而隕北

風大起塵埃障天未幾復大霧咫尺不見人兵已漸逼九成營李眾咸喜以吳兵來合營也俄而礮聲忽起兵已四集李眾大潰九成衝圍欲西走北麻鄉兵已塞其前李兵大驚棄仗受縛遂斬九成於爛谿所俘婦女皆遣還又有參將楊應泰大掠於簡村日俘良民婦女遺黎怨憤兆奎統舟師往先僞引兵退應泰喜縱酒解嚴奎覘知其無備遂潛回軍乘夜襲擊大破之斬應泰俘其眾時起事諸人咸潛行澤國嘯聚水師未嘗見大敵擁一二千人志氣盈溢自以黃

金橫帶列土分茅指日可俟緣是人無戰心兵至衝散甚有自相違貳而潰者惟奎整輯戎卒戒無侵掠眾頗效命已而貝勒王留內院張存仁守臨安以拒浙東兵自將步騎十餘萬鼓行而東遂自崇德進攻嘉興易軍探者遙見紅蓋映日旌旗蔽天勢如長蛇橫亘數十里旋圍其城礮聲不絕甫一晝夜城遂破復分兵攻下旁郡邑咸設兵固守貝勒王振旅還京行至八斤兆奎等以神槍來擊頗有傷者又明將黃蜚兵卒數萬在太湖中其軍勢較諸營最強乍前乍

卻以觀世事奎勸易致書於蜚欲與合而蜚已由吳
淞江屯泖湖欲出雲間合沈猶龍軍李延齡將八百
騎自蘇州追殺松江李成棟復將舟師合戰蜚軍大
潰遂擒蜚餘軍悉降江甯以南錢塘以北惟易兆奎
一軍而已七月二十日嘉興總鎮李遇春兵五十四
艘過吳江自平望至白龍橋列陣三十里易與兆奎
來擊會陳湖沈某適至吳沈兩軍相爲犄角遇春兵
敗而退未幾吳提督勝兆軍至與戰互有勝負兆奎
留易守營自率銳卒伏蘆葦中昏時大兵過之爲

所襲殺甚眾勝兆回軍易眾皆醺酒相賀而兆奎戒其眾謹備無怠蓋知勝兆之將大集兵一舉而撲滅也俄而勝兆合四郡兵至石樁橋諸港路皆斷絕易軍無見糧營中震懼勸走海奎曰今四圍皆兵卽欲走海其可至乎事之不捷我當橫尸水上遂其以身許國之志豈能竄伏海洋苟求存活耶黎明大兵鱗集八面環攻礮火雷飛箭如雨注會陰雨連旬易營湍滯舉礮礮不震持弓弓絃解奎往來督戰自寅至午大兵益多易眾內潰自相擊殺赴水者不可

悉數奎見勢不可爲乃與父訣先沈妻子於河視其
死而後自溺父死於兵易服與驍騎數人乘小船
南走父亦遇害餘兵悉爲大兵所俘八月二十二
日事也自六月起至此未三月而敗奎溺水氣未絕
爲兵所縛至蘇州土國寶欲降之不屈遂解赴江甯
見內院洪承疇兆奎厲聲詰之曰先帝時聞督師洪
承疇死親祭而哭之今又一洪承疇一人耶二人耶
承疇無以應曰汝無問一人兩人也汝自爲一人事
耳驅出殺之兆奎臨刑賦詩顏色不變時年三十九

易於明年復聚潰散起兵至嘉善見執死於杭州世
傑字漢三一字賓王吳江人明諸生也丹桂樓雜著
雖散佚覽其目多兵家言兼又慨論時事蓋留心有
用之學者

或傳孫孝廉兵敗執至白下經略洪永疇與之有
舊問曰先生在兵間審知揚州閣部史公果死耶
抑未死耶孝廉答曰經略從北來審知故松山殉
難督師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承疇大恚呼麾下
驅出斬之與施傳異附錄於此以備參考

南疆逸史跋十一

鄧全庶常謝山撰推官溫公璜傳曰予嘗與明史局
諸君言謂明宰相中江夏賀公逢聖高陽孫公承宗
多子弟從死不論而以世臣死國事者崑山顧文康
公鼎臣曾孫延安推官咸正錢塘知縣咸建暨弟舉
人咸受推官之子天達天遴江陵張文忠公居正孫
侍郎同儔蒲川韓公爌從孫厯城知縣承宣青州兵
道招宣餘姚孫文恭公如游孫相國嘉績長山劉公
鴻訓子都督孔和嘉善錢公士升子吏部棟長洲文

文肅公震孟弟舍人震亨子乘鳴呼盛矣烏程體仁
有推官亦宰相家兒也華亭徐文貞公階族孫中丞
孚遠亦與從亡完節終於海上而溫公之死猶足爲
其相君一洗門戶之玷是皆唐宰相世系表所遜也
又譔明翰林院檢討兼兵科給事中箕仲錢公些詞
歷敘世臣殉難者視推官傳更備其曰鉛山費文憲
宏家有曾謀太倉王文肅公錫爵家有湛有醇秀水
朱文恪公國祚家有大定東阿于文定公愼行家有
元暉宣城邱氏瑜有之陶而於華亭益之以念祖江

陵益之以允修於嘉善益之以柁又曰吾郡錢忠介
公肅樂諸弟相繼死國者三簡討肅範其第五弟也
殉於福安其第九弟監紀推官肅典殉於鄞其第七
弟職方主事肅遴亡命徯狂死於崑山庶常之屬述
可謂詳矣然恨尙有闕者南昌之破也新建姜公曰
廣投僕家池死闔門畢殉浙東旣下金華朱公大典
全家自焚而南海陳文忠公子壯子上庸起兵九江
村戰歿於陣崑山朱文靖公天麟子行人斗垣死於
孫可望犯闕余同里朱文肅公國禎諸孫後軍都督

府都事鑑如殉甲申闖賊之難又諸孫某乙酉起兵
南潯帥其眾數千北拒王師尋敗執語不屈大帥
斷其喉殉友人潛抱屍以楮封其喉而殮之歸其家
妻某氏一慟而絕旣蘇日痛哭斷腸死噫諸君繫馬
埋輪沈淵伏劍均無負膏粱之元胃不得以瑣瑣任
子卑之也哂園孝廉世居輯里去文肅家不數里其
作史時去鼎革未五六十一年而纂東南死事傳於鄉
曲之忠義亦多滲漏何歟良由我州自莊廷鑑私續
文肅史概事發織染數郡人士莊又文肅之鄰也嗣

後遺臣逸老動色相戒莫敢有紀錄之者以故文獻
無徵舊聞放失可歎也朱生事余得之鄭氏元慶湖
錄五行考中鄭氏采罪惟錄惜也逸其名雖然其名逸而其
人自磊落軒舉於宇宙間蓋以結天綱而立人紀者
昔年道過吳淞江有土人同舟告余曰君之鄉朱少
師之孫某國初舉義旗屯兵於此與大軍轉戰
於白龍橋北兵敗死難其名云何余謝不敏恥未能
傳比鄰義士之名焉

南疆逸史跋十二

乾隆四十年閏十月二十四日

上諭曰前據各省查送應燬書籍內有朱璘明紀輯略一種朕詳加披閱其中敘及明季事實俱稱本朝爲大清並恭載我

太祖高皇帝廟號其詞尙屬敬順並無誕妄不經字句本可無庸燬禁外省所以一體查繳者祇緣從前浙江省因此書附記明末三王年號奏請銷燬曾經允行嗣因評纂通鑑輯覽儒臣於本朝定鼎後卽削去福王事實朕以厯朝嬗代之際進退予奪關係萬

世至公必須斟酌持平權衡始能允協若前代偏私
曲徇之陋習朕實不以爲然始明之末造李自成既
陷京師江左遺臣相與迎立福王圖存宗社其時江
山半壁疆域可憑使福王果能立國自強則一綫綿
延未嘗不可比於宋高宗之建炎南渡特因荒淫孱
弱君若臣相率爲燕雀之處堂尋自貽顛覆而偏安
之規模未失不可遽以國亡之例絕之特命於甲申
以後附紀福王年號仍從分注之例而提綱則書明
字以別之直至蕪湖被執始大書明亡並於披閱時

一一詳闡其說蓋所以折衷至是務合乎人心天理之公以垂示天下後世也至於唐王桂王遜跡閩滇苟延殘喘不復成其爲國正與宋末昞昺二王之流離海島者相類自不得等於福王之例是以輯覽內未經載入但思二王爲明室宗支與異姓僭竊者不同本非僞託且其始末雖無足道而稱尊擅號首尾十有餘年事跡亦多有可考與其聽不知者私相傳述轉致失實無稽又何如爲之約舉大凡俾知當日邊隅偷息不過若是之窮蹙無成更可以正傳聞之

譌異又若其下諸臣當時因其旅拒王師率多以僞
官爲目然其間如白文選李定國等本獻賊義子反
側無常彼在明已合稱賊稱僞自當準春秋書盜之
例又如金堡等之五虎橫行把持國事者亦爲無足
齒錄若其他各爲其主守節不屈以致隕首捐軀者
實不一而足較宋之文天祥陸秀夫實相髣髴雖開
創之初兵威迅掃不得不行抗命之誅而諸人瑣尾
閒關有死無二在人臣忠於所事之義實爲無愧迄
今日久論定朕方深爲嘉予不欲令其湮沒無傳卽

使載筆有體亦不妨於事涉二王者書之爲彼以稍存內外之別而其臣則書爲某王某官之某概不必斥之爲僞也著交四庫全書館總裁將唐桂二王本末撮敘梗概並將當時死事諸臣姓名事蹟逐一登載詮次成帙具稿進呈候朕裁定後卽刊附通鑑輯覽之末俾論史者正名核實共知朕大中至正無一毫偏倚之私而表微闡幽益稱朕宏獎節義之意所有明季輯畧一書不必禁燬並將此通諭知之是年十一月初十日

上復諭曰崇獎忠貞所以風勵臣節然自昔累朝嬪
代凡勝國死事之臣罕有錄予易名者惟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禎末殉難之大學士范
景文等二十人

特恩賜諡仰見

聖度如天軫恤遺忠實爲亙古曠典第當時僅據傳
聞未暇徧爲搜訪故得邀表章者止有此數迨久而
遺事漸彰復經論定今明史所載可考而知也至若
史可法之支撐殘局力矢孤忠終蹈一死以殉又如

劉宗周黃道周等之立朝蹇諤抵觸愷壬及遭際時
難臨危授命均足稱一代完人爲褒揚所當及其他
或死守城池或身隕行陣與夫俘擒駢慘視死如歸
者爾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而事
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愧疾風勁草卽自盡以
全名節其心亦並可矜憐雖福王不過倉卒偏安唐
桂二王并且流離竄跡已不復成其爲國而諸人茹
苦相從舍生取義各能忠於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沒
不彰自宜稽考史書一體旌諡其或諸生韋布及不

知姓名之流並能慷慨輕生者議諡固難於概及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軫慰恭讀我

太祖實錄載薩爾滸之戰明楊鎬等集兵二十萬四路分出侵我興京我

太祖

太宗及貝勒大臣等統勁卒數千殲戮明兵過半一時良將如劉綎杜松等皆沒於陣近曾親製書事一篇用揚

祖烈而示傳信惟時

王業肇基抗我顏行者原當多爲獮薶然跡其冒鎬
攫鋒竭忠效命未嘗不爲嘉憫又若明社將移孫承
宗盧象昇等之抵拒王師身膏原野而周遇吉蔡懋
德孫傳庭等以闖獻蹂躪禦賊亡身凜凜猶有生氣
總由明政不綱自萬厯以至崇禎權姦接踵閹豎橫
行遂至黑白混淆忠良泯滅每爲之切齒不平福王
時雖間有追諡之人而去取未公亦無足爲重朕惟
以大公至正爲衡凡明季殉節諸臣既能爲國抒忠
優獎實同一視至錢謙益之自詡清流覲顏降附及

金堡屈大均輩之倖生畏死詭託緇流均屬喪心無恥若輩果能死節則今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乃既不
能舍命而猶假語言文字以自圖掩飾其偷生是必
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殛其冥漠不靈之魄
一褒一貶褒鉞昭然使天下萬世共知朕準情酌理
而公好惡以是植綱常卽以是示彰聞所有應謚之
人並查明史及輯覽所載遵照

世祖時之例仍其原官予以謚號其如何分別定謚
之處著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議以聞外史

氏曰恭繹

勅書敬凜

聖天子湛恩公溥覃被無私微顯闡幽裁成義類卽
孔子作春秋之旨也夫典午之朝志三國者不聞易
黃初爲章武也天水之世記五代者不聞易開平爲
天祐也景炎祥興之建號殘元諱之不聞與至元並
紀也至於一代褒崇之典曠古希有沈約撰宋書疑
立袁粲傳齊主曰粲自是宋室忠臣文信國死於柴
市奇溫世祖臨朝歎曰文丞相好男子不肯爲我用

明太祖亦嘗嗟惜王保保爲奇男子若此者史已僅見然不過咨嗟其忠義而已卽間有贈官追諡如唐太宗之於堯君素宋太祖之於韓通亦不過偶及一二而已又若以宋仁宗之寬厚以歐陽永叔之操史筆尙不爲周三臣立傳見譏於劉貢父其他則又何說是故存偏安之閏統錄死事之遺臣大公至正天地爲心立萬世史法之極伊古以來未有如我

太上皇帝者今夫抗王師逆天命爲亡國之義士卽眞主之頑民誰復齒錄之者矧去今更百三十年乎

一旦抉之塵埋委翳之中或予諡或祔祠又輯爲勝
朝殉國諸臣錄以褒之則所以爲忠義勸者至矣今
夫攀龍鱗附鳳翼爲新朝之佐命卽故國之降臣昔
日申舟刑白以爲羈縻歸附今猶賞延於世者一旦
雷霆斧鉞之加或削諡或奪爵又衷爲貳臣傳以愧
之則所以爲叛逆警者嚴矣謹錄

諭旨二通於右將以冠逸史之簡端蓋不第如太史
公所謂文辭爛然可觀者已

秋室集卷四

文

歸安楊鳳苞傳九

上阮中丞雲臺夫子書

孟夏晉謁光儀猥賜溫接頻年願見之私一朝頓慰
自是睽隔倏又五旬某夙荷清誨有年無如限於境
遇學殖日落末由仰副期許之殷加以右手不仁不
能操筆應試以圖寸進益覺有玷門牆慚感交并徒
有向隅飲泣而已茲者前蒙面諭湖郡後進有好學
之士足以取入詁經精舍肄業者具見甄收宏舉務

使浙水人材咸歸陶鑄前人論歐陽文忠當宋盛時
數歷真仁英神四朝一時名流皆極九等人表之最
而文忠盡收之於文字閒蓋伊古文人莫有逮者乃
今于老夫子復見之也又不以某無似而進詢焉殆
取其言不虛妄使默而弗對則是有孤延訪之盛心
謹就平日所深悉者列名上呈以備采擇湖州府學
廩貢生莫量府學生族姪炳堃烏程學生張玉麟三
人者均於漢注唐疏稍稍涉獵或兼畱心選學或又
旁涉九章或專上探蒼雅咸能向學而未知所裁誠

得竝厠大賢之門教之誨之定有成就昔唐陸宣公
所舉士皆赫然有聲由于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
今老夫子宏獎樂育遠過于宣公惜某於肅礎無能
爲役是用媿耳惟竊取古人內舉不避親之意三人
考試名第詳錄別紙敬呈鈞覽臨穎不勝依戀之至

致許周生武部書

新正晉省返棹匆匆未及造晤快抒積愫惟於令姊
丈石齋兄處稔悉足下起居住勝甚慰下懷昨接手
教過蒙謬獎非所克當祇增慚媿耳足下汲古有素

枕經腓史足繼東樵前輩之流風著述之才得不爲
我郡首屈一指讀女史略例一卷體大思精不支不
漏彌深佩服足下猶復謙遜未遑殷然以采摭體例
下詢固陋某不敢違知己誘掖之盛心用獻蕘言塵
瀆左右冀足下裁定焉是書以廿四史爲綱采綴從
此下手固不待言某意欲采一史畢卽采應補史所
未備之書如采史記後以羣經注疏國語國策諸子
越絕等書及古史路史皇王大紀通鑑前編又近人
繹史尙史之類分類采入兩漢書亦以荀袁兩紀東

觀漢紀等書佐之采畢乃及他史庶幾條理粗具聯綴成文亦屬易易至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諸大部俟羣史緝完逐段補入與史文重複者可省采拾又是書宜分爲兩編五代以前爲前編宋已後爲後編先將前編采綴完備紀傳志表均創草藁然後及後編采綴亦如前法統論兩編前編紀傳志難而表易以所采諸書文義俱古刪潤成文大是難事表雖要該脩而羣籍易求尙可編檢也後編紀傳志易而表難以史文據事襍記一無奇筆敘次成文操縱由我至

表所應采之書浩如烟海恐畢生不能了事耳若史
漢三國紀傳必須直錄正史原文如纂呂后紀起手
補出呂氏名字義母家世已下全錄史記本紀原文
至后崩後誅諸呂事則割入呂嬖傳隱以數語結之
又采外戚世家漢書列傳兼紀諸書補本紀未詳者
雙行夾注於每條之下此等例引路史例也前人注
南北史及鄭芷畦湖錄中列傳亦如之芷畦撰明世
宗沈貴妃傳于冊僖嬪進封宸妃貴妃皇貴妃諸處
夾注引世宗實錄冊文并以彤史拾遺記補其軼事

倘將冊文入正文則繁冗不成史法若棄置不錄又爲漏略則明十三朝實錄亦不可不采上古唐虞三代諸后妃紀不得不采七緯擇其稍雅馴者爲本文其荒謬不經者亦不可割去則夾注之史傳載記有互異者有謬誤者必得一二考證折衷至當其說卽附注于下十志亦然此夾注之例所以濟史筆之窮也晉史已下損益稍易然書籍漸夥參考說部類書文集以核其異同旁及金石文字亦所不遺則不甚省事矣故前編擬以五年爲期竭兩人心思

才力倘鈔胥數人方能具一草藁若後編卽有宋一代其說部文集姑置勿論李氏通鑑長編最爲緊要繙閱一過胥人鈔寫約一年可采畢其書吳門袁氏有之從四庫抄出者一書如此餘可知矣明太倉吳長卿宋相眼今已散逸昔年于舅氏處見其手藁殘本係高孝兩朝其采掇宋人史料世所無者十之八九吾鄉潘公昭度曾欲重修宋史采宋人之載記爲宋史抄其書不知凡幾千百冊亡友董君取藏只三十餘冊嘗借閱之其南宋諸帝實錄叢殘零帙約

列良賤襍陳旁及口

恐非史家謹嚴之意鄙

意竟分世族士庶兩子目餘槩削去何如一得之愚
知未能有當于大雅苟不鄙棄而賜教則幸甚某本
乏學識十數年來丁死喪疾病之厄學術日益荒落
去年忽遭大故百身莫贖清名榮名均付度外心如
死灰不復有求于世稍爲薪水之謀以奉老母終吾
身而已矣拙著詩文并襍瑣注說約十餘種初不足
存知好之

合此則

諸料理且

俟他手王曉闇歷法六卷三辰晷志勾股圖 測景
記日月右旋問答數種友人所藏堅不肯借丁未歷

藁幾失復得

十 張春次敝友

手錄一本後以事未果俟有便人卽煩石齋兄奉上
欲付航船惟恐失墜故未卽寄非珍秘也令甥頗知
好學又善會悟詩句亦能諧調但以前數年學無常
師讀過諸經未克背誦如流理書甚費力則新讀者
何能增益盡今歲之功夫未知得補前此之闕失否
至于制藝將來不患其不會作新學使分纂史記尙
未動手如夏初能蒞事當詣高齋快領塵教傾吐一
切也某頓首

與許青士書

話別已來倏踰旬日朔風載途雪霰間作舟中起居
伏計萬福承詢宋刻書籍前時倉猝未有報也緬夫
熹平一字以刻石肇端長興諸經實刊本始作開運
乃其繼起顯德又爲後時昔陳鶚工率更之法梓本
多其所書振孫寶元度之編字樣存其初造宋史藝
文誌始于周十國春秋歸美于蜀非定論也迨釋文
繼雕于開寶易書重梓于祥符景祐定兩漢之書嘉
祐刊七朝之史凡杜鎬等之覆讎趙安仁之畱寫曾

王存校上之文余宋察館中之本經史大脩矣故景德庫藏漆板逾億天禧降詔書價禁增或看議于秘省乃允坊行或下詔于臨安再令雕造此宋刻之可貴也夫正脫簡訂訛字存舊式其所長也字或凡改注多妄增又其短也禮器諸篇疏多闕失詩譜弁首文竟佚亡脫杜預之序昧發冢出書之由減郭璞之辭失就注作音之例史記亂守節之舊次正義復集解皆刪後漢去劉昭之序文范書與司馬相混此脫簡之失也士冠訛建作捷誤讀夫德明音注之文天

官亂玉于王研辨于倦翁校經之例檀弓之于路子
貢過泰山者似兩人釋草之卷旆卷旆解拔心者有
二物脩脩字異詩則蜀越之體殊戶戶形疑傳惟瀉
熙之本正至于亞人謬亞韋賢之傳從疑婁縣訛安
吳郡之名難攷誤尾作危誤軫作井分野之度失而
地理志鮮通以宣爲寘以平爲年封國之號殊而百
官表失讀此訛字之失也南宋始行兼義則先時疏
乃別行古籍皆首小題則開卷發端已失貨殖傳失
于跳行而班掾以濫載貽譏律歷志失于排列而劉

歆之遺法難攷釋文附經不兩讀者必至牽改索隱
合史其要定者難攷本來年表刪徐廣之字而史公
以甲子紀年是當以後表正之列傳有卽泰之稱而
范氏以家諱載筆是當于分注求之此舊式之亡也
不得最先之本孰正後來之失然而鄉壁虛造妄正
是非者謬也專已守殘不能別白者又固也蘇子瞻
謂近人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從而和之陸放翁謂近
世喜刻書版略不校讐錯本散滿觀張淳識誤之編
岳珂沿革之例所舉各本未盡同原而況搜遺于麻

沙市中訪舊于睦親坊下經或別爲纂圖史每珍爲
詳節又宋本之至下者乎夫若網在綱田敏不無妄
改未死而謚伯厚猶滋誤讀漢表始元明允見爲元
始者非善本也武王十亂原父疑爲稱臣者循衍文
也況乎壺矢壹矣師古存疑寶力寶刀之推致訛諄
訛不辨懣慘同音釋文之謬也雖雍互更毆毆失攷
石經之舛也以及箕子芟滋見疑于孟喜之傳柳穀
昧谷駁難于虞翻之書酒誥俄空彼都誌佚漢魏已
前尙難偏信而必執建寧之遺刻據世所刊行秘在

枕中奉爲圭臬則必金根白及字字可遵淮別銀錯
孜孜必究是執削者之長非操觚者之正矣草率奉
報惟祈裁正餘言不盡一一某頓首

與姚笙花孝廉書

別來一載有餘客冬獲誦手教迄未奉答疎嬾可嗤
梅邨云慣遲作答愛書來殆同病也每於府報到時
詳詢鈞候藉釋遠懷秋闈高捷殊令人爲之忭舞
轉盼金花帖子又到蠶花洲畔矣茲有啓者某未嘗
學問草草了此一生亦復何恨惟是內有負于先人

外無益于斯世輒思收拾前輩不得志者之著述表章于後抑或稍補愆尤而力小謀大終屬未能喜聞

文穎館續纂乾隆一代人文未知體例若何三兄與總裁諸公往還諒所熟悉如諸生布衣亦得采入鄉前輩若王孔堂姚薏田茅鈍安曹敦山諸君子皆可登其一二四君文詞雖未能卓然成家一生苦志不克伸于生前庶幾慰于身後仰懇示以略例某卽當鈔其尤者彙爲一冊奉呈左右轉上館中俾四君得附文穎以傳造福豈淺鮮哉諸君子諒感泣于九

原祝佑大德于無疆矣如其例止收館閣之文則亦
無如之何耳某近况益復無聊頗似殷長源終日咄
咄書空而已湘帆詩鈔竟未裁擇有孤諄屬容俟明
春報命率泐數行敬候文安不盡一一某頓首

與山茨書

僕夙有疑義久欲面質諸足下以定指歸及晤語時
茫然不復記憶可嗤殊甚僕所欲質者竊見近世詩
文標目于同姓人輒稱家某人考之宋元以前詩文
皆無此稱凡宗族近者依輩行稱世叔父兄弟從祖

父伯叔父兄弟族祖父伯叔父兄弟其餘雖同族直稱姓而已若少陵之于位昌黎之于滂一爲從子一爲從孫尙稱之曰杜位曰韓滂其于疏遠可知然則家之爲稱殆始于明之中葉乎後檢李氏紱穆堂初藁有跋曝書亭集一首其持論頗與僕言吻合有云國朝諸前輩詩文沛然復古竹垞先生大稱博雅而集中諸同姓者亦稱家某人豈先生偶未之檢耶抑先生別有依據非淺學者耳目之所及耶僕始閱之駭嘆竹垞先生猶有此失因略攷集中惟朱近修

輩一二人則書家餘俱書姓又攷之千古欲得稱家之原始而見閭寡陋祇知楊德祖有修家子雲老不曉事之語雄非修同族也又字有从手从木之別而亦得謂之家意者先生依據之所自乎于是悔前者鄙見之非而穆堂之說未爲定論然終未敢卽一端以爲確証也足下暨席門藁中亦有家某人之稱豈本之竹垞與抑本之古人與足下深心好古當必有據試爲博稽羣書條分縷析以佐區區所不逮并使
人知竹垞先生無有自作不典之言幸甚幸甚又見

近人作文紕繆百出而于稱謂尤屬無稽最可笑者約有數條如書後妻爲繼室按繼室二字惟昌黎馬府君行狀不失左氏本義歐曾蘇王亦已誤用何義門學士所嗤爲讀左氏傳不熟也今人必曰繼室不曰後妻何也書婦人之所生曰出按爾雅姊妹之子曰出又左氏傳屢云我之自出注指姊妹之子而言今人必曰出不曰生何也然此猶可解者曰昔人已誤耳至于姑繫之母則父族不別舅承以父則母族又淆易從母曰姨疑姊妹之子曰私改猶子曰姪混

男子之稱爲女承譌踵謬則有不可通者矣然此惟世俗之爲古文者有之若汪堯峰具一代文名其于子婦亦有汪門毛氏之稱反覆攷之殆難爲賢者解免也彼世俗又何責乎爾足下專肆力于古文辭其體例諒講之已熟無待僕之覲縷因質疑于左右牽連及之冀足下賜覽焉外僕與席門札中云云雖近鄙陋然亦爲人子者所宜念也足下以爲何如某再拜

與族弟拙園書

前在夙好齋頭與諸君子使酒談詩可稱雅集恨不
作平原十日畱返櫂匆遽能無戀戀諸君自必有詩
紀事可以見示否念三日輒邨之行想老弟與諸君
同舟顚候便道過舍而空谷足音更深悵惘芳谷詩
鈔三四兩卷已評點訖山茨席門尙未商定望後當
有以報命芳谷愚許爲松陵詩人之冠要非虛譽山
茨孳孳好古不第作科名中人詩亦雅近樂天席門
吾湖後來之領袖當勉之以實學所謂餘事作詩人
可耳不當使僅以風雅名家卽以詩論亦不可專法

近人常於三百篇楚辭而外取蕭統徐陵左郭諸人所錄熟復精研下及三唐兩宋金元明暨國朝諸大家博覽旁搜窮原竟委佐之以經史加之以功力然後可以千秋自命愚所望于席門者此也少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竹垞云必也萬卷儲乃足供驅使此作詩之準的一破字一儲字具有深意莫視爲老生常談若以近人爲師有不朝榮而夕萎者幾希豈所期於席門哉老弟以爲然否林石之才是席門勁敵惟書法稍遜書亦六藝之一不可忽視愚

少嫻握兔長媿塗鴉今不堪作店帳券鋪書手悔莫
可追故每懇懇勸人間之學書要訣在於搦管前見
其執筆未能離掌恐未爲得訣也望以鄙意婉致之
又林石所作觀風詩賦二篇劇佳約畧過目未能成
誦在心祈錄以惠我將持示鎮上自誇爲詞賦家者
使之慚惡無地近見錢塘朱青湖抱山堂詩集其風
格可與吾鄉姜笠堂頡頏青湖名彭杭之翹楚洵名
下無虛士又有桐鄉人程綸者近與其邑三四人同
聚詩藁綸所著葦邨詩鈔白舫攜以見示閱之堪發

一笑卽其指孔仲達尙書正義名爲漢疏他可知已
乃毫無知識者論其詩尙未入門不及芳谷席門遠
甚聞渠頗囂囂自得益爲邑人所推重故也今之所
謂詩人者大率類此寄語諸君勉爲之毋自畫席門
偕往武林之行未識決意否同訪青湖亦一快事前
呈拙詩中有誤筆如鼓勇作孫升勇誤作儻或疑逐
夸父逐誤作離繫非吳越後誤作維吳越王造此就
所記憶者言之其他謬誤恐復不少希爲改正并摘
疵類使知闕失是幸日來借閱墨裁眞同嚼蠟拈題

到手率爾成文既不及古人于萬一復不如時下之
腐爛可以欺冬烘頭腦之主司故屬草方定卽棄之
故紙堆中紛紜轆轤茫若迷途又無可問津者老弟
近作必富乞門下高足弟子抄錄數義寄下俾愚奉
爲指南何如近科西吳中雋寥寥吾黨之中又弱一
个尙祈努力精進以繫後來之望近履諒多佳致溽
暑將臨眠食諸宜慎重某頓首

又

昨奉教言具審鈞候似有未愜衷曲處鄙見似不謂

然詩有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非爲我輩窮居賦乎
人生如寄隨遇可以安身且莫效王尼之歎也歐史
唐紀天成二年幸白司馬坡唐臣劉延朗傳遣審虔
將千騎至白司馬坡鬪戰地皆當作坂王光祿西泚
據唐書酷吏傳校改見十七史商榷王鎔傳鎔德李
匡威館于梅子園當作海子何學士無勇據沈存中
夢溪筆談校改見義門讀書記警字見亡友董愛蓮
細梅閣所藏舊人校歐史本借閱以來已逾三十年
不記出何人之手矣勝國崇禎時太湖旱涸有于水

底得錢武肅王鐵簡其文載錢需吳江志今不知其
簡尙存于人間否辱承明問率此奉聞某頓首

三與家拙園弟書

北硯歸知弟近學易喜甚慰甚自明以來言易者率
本陳邵義圖文畫芒然如墮雲霧反嗤漢唐羣儒爲
未精粹以弟穎悟必能尋求圖畫之先無煩以摒擋
探天根躡月窟一切之淺易以相告也蒙年來于學
豪無所得惟悟文能宗經乃爲可貴竊嘗以唐花自
警矣冬月之藝唐花者置之密室中擁以流黃沃以

溫湯薰以涼燄扇以微風轉瞬間莢莢然瓣萼怒發
紛紅駭綠觀者目眩謂放化工之巧矣然不旬日花
漸萎葉漸零并根芟亦已壞腐也今之爲辭章而急
以求名者何異于是弟方溫經恐有以務末舍本之
說以阻進修者用敢以鄙愚之所自警相質弟以爲
然否惟留意焉近日閱胡李二志竊歎遺聞放失文
獻無徵欲假湖錄中經籍金石二攷以廣見聞此書
知弟極珍重不輕示人望破格慨借一閱以半月爲
期卽當奉還決不食言毋使有放翁荊州之感則幸

甚餘俟續宣不備

與陳生鑾經書

歸舟汎月兩岸羣山如睡寒輝澄空湛人肝鬲苦無
浩曠胷懷領略清景耳到舍後卽有戚友紛紛以文
字相質證最可惡者無如欲作律賦之人平日五言
六韻尙不能叶調豈有作賦之才乎多見其不知量
也耳痛未瘥聞之愈覺蔽塞昨晨嚴鐵橋過存狂談
竟日頗快人意忽來送硃卷者蝨其閒硃敗人興鐵
橋言古錢甚了了金石文字亦能枚舉惜其言大而

夸目無前人不免夜郎自大之誚出示近詩數章依然故調在郡人中爲白眉然去作者門庭尙遠也孝經卷子贛洲書後取存魚計不必寄來緣新正欲赴麻源舍親之招恐有信宿之留故也樓下書架末層有鈔白鄒王彭三家詞一冊係孫默無言選集是書刻本流傳甚鮮檢出存之幸勿棄置故紙堆中昔無言寓居廣陵歲暮渡江而南人問之曰將徵鄒程邈麗農詞彭羨門延露詞與阮亭衍波詞合刻陳其年贈詩云秦七黃九自佳耳此事何預卿饑寒謂是也

今歲亦逼除矣僕瑣屑及此與無言後先一轍恐未能解其年之嘲也某啟

與張堦石卿書

承問經書錯誤及古蹟傳譌者僕見識淺隘未盡周知用叩兩端以奉左右詩碩人美目盼兮論語作盼說文美目也从目分聲孟子使民盼盼然說文恨視也从目兮聲朱子論語注音普莧反孟子注音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莧反召南何彼穠矣俗誤作穠定之方中二章終然允臧然俗誤焉竹竿二章遠兄

弟父母俗誤遠父母兄弟君子于役二章羊牛下括
俗誤牛羊椒聊二章碩大且篤碩俗誤實東門之楊
二章明星哲哲俗誤哲東山二章不可畏也不俗誤
亦十月之交四章家伯維宰維俗誤豕四月二章爰
其適歸爰俗作奚刪去注中家語作奚四字采菽五
章福祿膍之膍俗作臙漸漸之石不皇朝矣不皇出
矣不皇他矣皇俗皆誤遑皇矣五章以篤于周祐俗
脫于字蕩二章天降滔德滔俗誤滔泮水首章其旂
葭葭葭俗誤笈長發七章降予卿士予俗誤于諸經

如此類者不可僂指南街地主廟本祀吳文帝至宋
崇寧中譌作沈約祠文帝諱和孫權太子以皇后失
寵徙故鄣封烏程侯皓卽位追尊爲文皇帝有廟在
儀鳳橋南卽此也沈約字休文武康人仕宋至尙書
度支郎齊初爲記室帶襄陽令事文惠太子歷司徒
左長史進將軍南清河太守佐蕭衍篡位弑齊和帝
梁臺建爲尙書左僕射建昌縣侯累加特進光祿侍
中太傅卒有司諡曰文句帝曰懷清不盡曰隱改諡
隱侯事載梁書夫文帝以嫡嗣廢黜小心翼翼恪守

侯封忠孝兼全固宜享祀沈約歷事三朝且無德于
民春秋致祭義本無取況其奏彈王源嫁女于滿氏
論門第之貴賤濟傾陷之陰私其人亦大可知矣若
僅以著姓而崇祀典於義殊未安也地主爲吳文帝
廟見于吳志及西吳里語鄭蒞哇先生石柱記箋注
備引之又尊處尙書橋乃沈介所建其湖石上所鐫
鵲峙者亦介故蹟而今皆稱休文舊址抑已誤矣宋
朱奉議弁文公叔祖也奉命之金不辱使命竹墩有
長春書院後謫爲三官道院又謫爲徽國文公祠忽

又譌爲潛元孫萬六嗣居竹墩而建以宋世之事而
降移于元以忠臣之居而爲道家之院譌以傳譌後
世疑焉子姓昧焉可勝慨哉烏盆巷口有銅官趙監
廟漢吳王濞鑿山采銅銅監趙氏遇山崩壓死後人
立廟祀之唐同光中敕封通靈王今譌爲關帝廟諸
家持論紛紜不一修志者或限于一人之耳目未能
深考遂至因仍舛錯徵信末由又何怪好事者之曲
爲傳會與淺識者之道聽塗說邪夙聞賢甥昆季皆
從丁教授小正問義經史同異當必有所折衷試將

平時巨著鈔錄數條寄下一閱率此奉覆某啟

侯文節傳

侯峒曾字豫瞻一字廣成嘉定縣人給事中震陽子
天啟五年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與徐石麒陳洪謐
號南部三清以參議督學江西疏陳學政便宜十事
銳意整飭黜宗生兩人忤益王旨王問誤黜兩宗生
亦譴責胥吏乎峒曾毅然曰胥吏何罪此曹奉參議
參議奉朝廷令甲也胥吏何罪王愕且怒然以其言
直不能有加而罷歷浙江右參政分守嘉湖漕卒擊

傷秀水令李向中峒曾捕戮首惡部內肅然擢順天府丞未上而京師陷福王立召爲左通政辭不赴乙酉五月南都覆起兵守嘉定七月四日城破峒曾與二子半演半潔猶立城上指揮鄉兵欲扶之出曰我旣與城守城亡與亡去何之趨歸辭先祠從容賦詩自沈於家之葉池叱二子速行二子皆曰願從父死相抱入水未絕而兵至鉤得之刃峒曾首以徇有金生者夜竊峒曾首藏之篋中峒曾之叔自野輿棺入斂有哭聲自外來者則金生負篋而至也魯王監國

賜謚文節峒曾性孝仕宦十餘年屢以母老乞歸爲人清剛絕俗獨喜引掖後進以文章道義相切劘所著根極理要至性溢楮墨間名納言集演字幾道詩文操筆立就工麗絕人潔字雲俱讀書過目成誦皆諸生幼子予澥字智含年十一補諸生後亡命死

黃貞文傳

黃澹耀字蘊生號陶菴嘉定縣人少卽以聖賢自期嘗作日應書所爲夜必書之緼袍糲食不苟取一錢崇禎十六年試禮部有要人諭意欲薦爲榜首峻卻

之成進士不謁選而歸南都初建求仕者爭趨之淳
耀獨不赴或問故應曰某公素善余今方與當國者
比往必爲彼牢籠矣君子始進必以正豈可損名義
以徇之邪卒不往逮嘉定被圍偕弟淵耀暨侯峒曾
龔用圓張錫畚諸人固守及城破兄弟並詣城西竹
勝菴將歿僧止之曰公未仕可勿歿也淳耀曰城亡
與亡此儒者分內事耳今借上人一片乾淨土歿得
所矣索筆書曰宏光元年七月四日進士黃淳耀自
裁於城西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

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昧此心而已遂衣冠北向再拜自經死淵耀字偉恭年十五補諸生幼穎異甫就傳卽嚮學旣乃受業於兄悉得其緒論平居譚道講德往往啟伯氏所未及性狷介不妄交游淵耀登第後與之書曰臚傳時人見鼎甲先上殿皆嘖嘖稱羨以爲登仙吾此時歎息無限天地閒自有爲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人者今人必不肯爲數千百年之一人而必欲爲三年之一人可笑也淵耀得書益以品節自厲就義時見兄頭幘墜地復下拾而

冠之乃就縊于右濱耀所著詩古文制舉業原本六
經旁通三史規範先正皆傳于世卒年四十一門人
私謚貞文淵耀卒年二十二有谷簾學吟兄弟死時
口血噴壁閒入甄寸許其跡歷久不滅云

沈簡討傳

簡討名榮字仁叔一字塵外本姓嚴歸安石家人廣
信知府正邦之孫也正邦初官太常博士時烏程沈
尚書演與兄文定淮讀書京邸因請業焉演旣貴感
師恩簡討生未彌月乞爲假子以云報也

近詩兼逸
集云簡討

演之外孫韓遠廬雖與簡
討爲友恐誤記俟再攷

簡討長而才具揮霍志節

矯然汲古好學于書無所不窺敝衣破帽垢膩不澣
濯對客捫蝨而談偶及史冊中某人某事雖奧篇隱
帙皆能詳其始末詩文數千言揮豪立就有古大家
風頗以匡濟自負著義俠聲一時名士皆與之游注
名復社不以演兄弟黨閹鄙之尙書富甲江左及卒
兄子燦嗣而居簡討于上林崇禎之末國勢傾危慨
息任事之無人作浙三大功臣詩以見志三大功臣
者劉王兩文成及于忠肅也自以世臣之家思爲勤

王之舉散財結客劍俠奇才坐上常滿當是時四方豪傑之士無不知有上林沈石墩者簡討有別墅在化石墩人因以石墩呼之事垂集而北都之變聞不一年南都又破四方義師麻列皆其舊識往來黃蜚吳易軍中爲之運籌而韓繹祖費宏璣恢復郡城簡討亦佐之魯王監國于東江簡討傾家輸餽遂貧監國遙授翰林院簡討棨之子重熙授御史銳欲上而大兵已下越中魯藩遜跡海外居數年去監國號簡討雖竭力資之而鄧林之望熸矣無何李元旦御

史之獄起辭連二沈執至江寧忼慨對簿曰五世相
韓之痛夙所盟心事皆有之何必問重熙先斃獄中
已亥三月簡討死于西市臨刑口授絕命詞神色不
變始簡討恨未從王誓以沈冥終賦懷隱詩其序略
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巢許之流未易窺測
也若夫天地閉賢人隱括囊无咎或庶幾焉亦足以
絕塵霏而翔千仞矣顧所遇不同生死否泰亦各殊
途要知遯世無悶有志潛龍者近是又曰或問子始
夷齊曷不終以疊山曰謝不得以隱終所遇與首陽

異矣故詩不及焉蓋以自喻也而卒不免于難君子傷之

張茂公傳

張君名萼盛字茂公號樸生明末諸生左都御史永明元孫工部郎中天秩曾孫廣東參軍廷讓之孫也父文垣郡廩生天啟時以朝政日非曠然有塵外之志卜宅於宋尙書沈德和故址思終老焉伯兄成英補弟子員遽卒茂公少有大志詩文出口成誦尤諳於韜略以匡濟爲已任然賦性剛直親族朋好苟有

過必侃言正論以斥之而卒以是取禍陸某守湖州
湖郡飢上救荒十策崇禎之末年朔方告警又上

十二策皆切於時務歲甲申北都之變聞明年南
都又破茂公詣祖廟且拜且哭曰吾將爲采薇之士
邪抑將爲觸柱之臣邪時潞王在杭州授湖郡諸生
費宏璣爲參軍副使宏璣乃與道標千總黃永錫王
元徵舉人馮爾翼諸生韓茂貽蔡子標金鑑布衣王
光祇募兵勤王茂公亦策眾應之迎副將黃光志於
太湖閏六月三日夜據城七日祖大弼統兵來圍城

光志與宏璣皆死茂公乃命畫工繪西山望海哭日
圖以見志王通者茂公妻弟也素以斤己銜之因爲
告訐遂繫獄賦詩曰鐵索盤肩幾斷咽破簑橫蓆挂
頭眠頑民何必求相識不到重泉不值錢又於獄中
致妻王氏書曰某世受國恩義不再食周粟誓堅蹈
海之節汝可守則守不能守則嫁公私難以兼盡從
此長辭特訣此宏光元年七月也九月死於獄王氏
方與子紳遁跡鄉村聞喪將奔赴族人僉曰不可王
曰國亡臣死義也夫死妻從理也今夫死矣何有於

未亡人卒請於官而殮之而當事者亦竟置不問余
於茂公事頗未得其詳訪諸張氏後裔得其家乘并
獄中書雖殘編漫滅而楮墨閒尙存生氣猶可想見
其爲人嗚呼以茂公之忠盡不能垂史策光泉壤名
湮沒而不稱悲夫余往聞莊僖之在朝也公正謹嚴
不阿權貴所著家訓以忠孝節義諄諄爲子孫告後
之人卒能守高曾矩矱以致命遂志其所留貽遠矣
同時遇難者有葛麟廬象觀數十人皆茂公密友也
余考黃氏日抄備載宏璣而不及茂公余家藏野史

十餘頁未知誰人所撰略記茂公事又不載蔡子標
豈所聞異辭乎抑當時記載各有忌諱而故隱其名
乎枌榆故實未可失傳余是以搜集舊聞而記其顛
末云